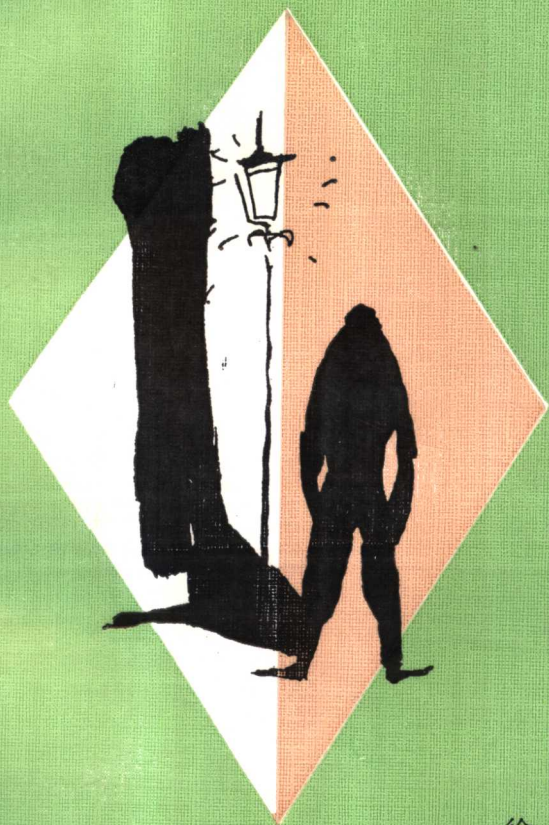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 请听清风倾诉

〔乌拉圭〕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徐鹤林 译

# 请听清风倾诉

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网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网



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网

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 请听清风倾诉

[乌拉圭]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徐鹤林 译

(滇) 新登字 01 号

Juan Carlos Onetti

**Dejemos hablar al viento**

---

根据勃鲁盖拉出版社 (Bruguera, Edición) 1980 年版译出

装帧设计: 张守义

作家画像: 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请 听 清 风 倾 诉**

(乌拉圭)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著

徐 鹤 林 译

责任编辑: 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4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2-01783-6/I·461 定价: 9.80 元

## 译 本 前 言

——奥内蒂笔下的“一代人”

也许我国读者对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这个名字还不很熟悉。他是乌拉圭人，是当代拉丁美洲著名的小说家和拉美新小说的先驱之一，1980年获西班牙语国家的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曾任过乌拉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1909年7月1日，奥内蒂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度过了他称之为幸福的童年之后，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就走上了社会。为了维持生计，他从事过许多职业：酒吧的门卫和招待、体育场的售票员、报社的记者、编辑、总编辑、杂志的主编、图书馆馆长等。他曾被捕入狱，也曾流亡国外。自70年代起，奥内蒂一直生活在西班牙<sup>①</sup>。

他的文学创作始于30年代中期。先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

---

① 据《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报道：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于1994年5月29日在马德里病逝，终年84岁。——编者注

短篇小说。3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至今已经发表了十余部作品。它们是：《井》（1939年），《无主的土地》（1941年），《短暂的生命》（1950年），《为了今天晚上》（1943年），《生死离别》（1954年），《致无名氏墓》（1959年），《造船厂》（1961年），《像她那样悲哀》（1963年），《收尸人》（1964年），《死神和女孩》（1973年），《拥抱的时代》（1974年），《请听清风倾诉》（1979年）。

《井》是奥内蒂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直至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拉美小说异军突起为世人刮目相看时，小说界的“大腕”们才开始注意到奥内蒂的作品，并都高度评价《井》对拉美小说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它看作是拉美现代小说的里程碑。由此可见奥内蒂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1941年，奥内蒂在他第二部小说的前言中说，他描写“年轻的拉丁美洲的一代人”，他们“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还没有新的传统来取代它们”，所以，这一代人“对前途既无信心也无兴趣”。纵观奥内蒂已经发表的十余部小说，可以这样认为，上述这段话，是对他笔下人物的总概括。

“这一代人”产生在拉普拉塔地区<sup>①</sup>并非偶然。由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原因，这里是欧洲移民聚集的地方，并在当地的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比例。他们远离欧洲发达的“中心城市”，异乡客居，在精神上有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对自己故土的深深眷恋怀念，另一方面是同当地生活的格格不入。这使他们有一种“置身于局外”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为适应新的生活而需要的价值观念还未建立起来。面对变化了的格局，他们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

<sup>①</sup> 墨西哥与阿根廷交界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地区。

陷入了困惑之中。

拉普拉塔地区产生的这个独特现象，引起了许多社会思想家和文学创作家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反映它、剖析它。文学，特别是小说，对这个现象更是敏感。这个地区的大城市以及下层居民的生活，就已经是盛行于 19 世纪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题材了。到本世纪的 30、40 年代，这类题材的小说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不再受人重视了。究其原因，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它们“仅是似真的写实，毫无创作的新意”。

在阿根廷作家阿尔特（1900—1942）和马列阿（1903—）的作品中，孕育着创新的萌芽。他们的描写从外部世界转到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叙述从似真的写实转向触及对痛苦生存的思考。奥内蒂的作品则以表露非历史性和孤独的情感见长。他在初期的作品中主张寻找拉普拉塔地区的特征以及反映它们的新手法。在长达 5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内蒂努力实施了自己的主张。

《请听清风倾诉》是他的第 12 部长篇小说，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发表于 1979 年。它仍以圣塔马利亚城为背景。这是他虚构的一个港口城市，始于他的第三部小说《短暂的生命》中第一部分第二章。文学评论界均把他以此城为背景的小说称之为圣塔马利亚系列小说。（详见《致无名氏墓》评介，《当代外国文学》，1991 年第 4 期，166 页；《拉丁美洲文学史》，349——35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这部小说共有 41 章，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梅地纳在拉万达的情况，采用第一人称，均是梅地纳用自己的目光在观察外部世界，是他的回忆和自述。第二部分是梅地纳重返圣塔马利亚任警察局长的情况，采用第三人称，把梅地纳置于外

部世界之中。各章均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描述他的活动、心理和想象、推测。

梅地纳这个人物首次出现在《短暂的生命》(1950年)中。当时,小说的主人公布劳塞刚到圣塔马利亚就看到了拉塞被驱逐出城的场面,而押送人就是警察梅地纳。后来在《造船厂》(1961年)中,重新出现了同一个场面。但是,在上述两部小说中,他不是主角。到《请听清风倾诉》中,梅地纳成了主角。使读者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性格,以及在圣塔马利亚这个大千世界中,他所占据的位置和发生的作用。

先是在拉万达。梅地纳经历了几个“短暂的生命”。梅地纳原住圣塔马利亚,“由于某种骄傲”的原因出走,到拉万达去寻找与他处境相同的人。在拉万达,他在弗雷依达和金德罗斯的“帮助”下(梅地纳认为是他们对他的报复),从事了几项临时性的职业——“短暂的生命”。先当医生,在夜间看护垂死的病人;接着,经弗雷依达的介绍,他又充当画家,替人画裸体像。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画家,梅地纳都是个失败者。这可以从他的自述中,从时时困扰着他的回忆中看出来,可以从他对信念的丧失和对信念的仇恨上看起来。对于塞瓦纳,虽然他开始时坚决不承认是自己的儿子,后来,当他想承担一点作父亲的责任以弥补良心的谴责,并为此作出种种努力时,塞瓦纳的母亲“欲言而止”的态度以及塞瓦纳有意回避他的做法,又使他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个年轻人是否真是他的儿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地纳是个失败者。

当梅地纳重回圣塔马利亚时,由布劳塞创建的这座城市已经面目皆非、破烂不堪了。他手下的几个兵,衣衫褴褛、鞋子开口、军饷不足、休假遥遥无期;警察局所在地的房子年久失修,甚至连家具也没有。梅地纳就在这种情况下任警察局长,负责全城的治安。可想而知,他又是个失败者。

与此同时，他在同弗雷依达、同塞瓦纳的关系中，又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塞瓦纳是作为那一代青年人的代表出现的，类似前几部小说中的马拉维亚等人。梅地纳试图把他从堕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但是没有成功。梅地纳还想同别人合作，搞一个慈善性的机构。虽然出了不少力，花了不少钱，并得到老一辈人的资助，但到最后，还是没有搞成功。

梅地纳这个人物的失败命运，正是奥内蒂笔下“这一代人”的特点之一。

前面说过，圣塔马利亚是奥内蒂虚构的城市。对此，他自己曾经说过一段话，用来解释其构思的意图：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短暂的生命》。圣塔马利亚系列就是从它那里开始的。”

“实际上，我写它的原因是，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我不感到幸福。所以，这是一种逃避的立场；是一个希望，企求在另一种世界里可以自由呼吸和不再担惊受怕。它就是圣塔马利亚，这就是它的根源。”

逃避，是奥内蒂创造圣塔马利亚城的主要原因。他在逃避，他笔下的人物也在逃避。逃避的方法各有不同：

在空间上逃避。即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梅地纳在10岁的时候，出于对其婶婶的厌恶和对周围环境的憎恨，就带着画夹和画笔离家出走，在外面闯荡30余年（作者对这30年的情况，只字未提）。在圣塔马利亚，梅地纳出于骄傲和“说不清楚的理由”，同弗雷依达闹翻后去了拉万达。

在时间上逃避。这是奥内蒂笔下人物主要的逃避方法。它是通过回忆、想象、主观推测来实现的。超越时空的回忆和想象是对现实的逃避和否定。当梅地纳在看护垂死病人时，想起了自己当医生时的事故，回忆起他同塞瓦纳的关系以及在年轻时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在替奥尔茄画裸体画时，他又回

忆起了他学画时的情景，有时还把正在画的画和他想象的东西混淆起来，以至弄不清楚究竟是在画什么。他并不了解塞瓦纳的真实情况，全都是他自己主观臆想出来的，还为塞瓦纳设计了童年时代的情况。塞瓦纳和弗雷依达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梅地纳仅仅是凭自己的想象来决断的，而真实情况他却并不知道。

在奥内蒂的笔下，时间好像是凝固的，不再流动。正如梅地纳感觉的那样，每天晚上都千篇一律，就好像只过了一个晚上一样。这种不流动的时间，正是人们在思想时的时间。想象回忆中的时间与现实时间交叉、重叠，使得有时很难分清事件的前后次序。这就给阅读和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请听清风倾诉》是奥内蒂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圣塔马利亚系列到此告一段落。在前几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在这部小说中均有反映。像《造船厂》里的拉塞在这里又复活了，并且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妓院，实现了他的宿愿。迪亚斯医生同彼德鲁斯的女儿结了婚。弗雷依达最终悲惨地死去（对于她的死因，书中偶有披露，但是尚不能肯定是真是假）。圣塔马利亚没有像科罗拉托预言的那样在大火中毁灭，而是刮来的一阵大风把一切都吹得烟消云散。最后最剩下二个人物：梅地纳和奥尔茄。这正是奥内蒂自己曾经预言过的结局。

1993年4月

# 目 录

|            |   |
|------------|---|
| 译本前言 ..... | 1 |
|------------|---|

## 第 一 部 分

|      |                |    |
|------|----------------|----|
| 第一章  | 末尾 .....       | 3  |
| 第二章  | 访贫 .....       | 15 |
| 第三章  | 肖像 .....       | 26 |
| 第四章  | 特雷莎的一瓶香水 ..... | 32 |
| 第五章  | 古丽莎 .....      | 33 |
| 第六章  | 旅行 .....       | 42 |
| 第七章  | 一条线索 .....     | 50 |
| 第八章  | 正好是引号 .....    | 54 |
| 第九章  | 胡安尼娜 .....     | 61 |
| 第十章  | 女客人 .....      | 71 |
| 第十一章 | 弗雷依达说好 .....   | 79 |
| 第十二章 | 卡韦——布朗哥 .....  | 83 |
| 第十三章 | 路 .....        | 89 |
| 第十四章 | 约会 .....       | 90 |
| 第十五章 | 出逃 .....       | 93 |

|       |             |     |
|-------|-------------|-----|
| 第十六章  | 午饭 .....    | 96  |
| 第十七章  | 捕鱼 .....    | 101 |
| 第十八章  | 出售 .....    | 104 |
| 第十九章  | 夏天死了 .....  | 108 |
| 第二十章  | 晚餐 .....    | 111 |
| 第二十一章 | 科尔巴托 .....  | 119 |
| 第二十二章 | 另一次旅行 ..... | 134 |
| 第二十三章 | 诱惑 .....    | 137 |

## 第 二 部 分

|       |                            |     |
|-------|----------------------------|-----|
| 第二十四章 | 几乎踩到 .....                 | 153 |
| 第二十五章 | 午睡 .....                   | 167 |
| 第二十六章 | 科罗拉托 .....                 | 175 |
| 第二十七章 | 和解 .....                   | 187 |
| 第二十八章 | 一个儿子 .....                 | 191 |
| 第二十九章 | 吵架 .....                   | 198 |
| 第三十章  | 圣塔马利亚 .....                | 203 |
| 第三十一章 | 道路 .....                   | 212 |
| 第三十二章 | 玛鲁赫 .....                  | 213 |
| 第三十三章 | 卡萨诺沃 .....                 | 217 |
| 第三十四章 | 为塞瓦纳设计的一种童年 .....          | 229 |
| 第三十五章 | 塞瓦纳的第二种童年 .....            | 236 |
| 第三十六章 | 窥视 .....                   | 240 |
| 第三十七章 | 科罗拉托 .....                 | 243 |
| 第三十八章 | 弗雷依达在草地、在收容所<br>和在学校 ..... | 246 |
| 第三十九章 | 一个忠实的儿子 .....              | 254 |

|              |                   |            |
|--------------|-------------------|------------|
| <b>第四十章</b>  | <b>一个前夕 .....</b> | <b>265</b> |
| <b>第四十一章</b> | <b>最终是风 .....</b> | <b>267</b> |

# 第 一 部 分



## 第一章 末尾<sup>①</sup>

老头已经腐烂了，奇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闻到了他那股隐隐约约的甜酸味；而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对此却都没有言语。他们抽搐着鼻子无可奈何地闻着这股味道。这是因为，他们是他的亲戚，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男看护，差不多是个假看护，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医生的人。

那是在我到拉万达见到弗雷依达之后，她为我安排的第一个工作；我是在巴西街 1.597 遇上她的，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动人和心狠手辣，我像一名真正的龟奴那样，又一次试图从她身上搞钱——她有的是钱——，或者得到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每个新到这里的人必不可少的，也是一种新的权宜之计。

工作和受罚。看护那个老头是她一系列报复中的第一个报复，虽然她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她和我都喜欢同女人在一起睡觉；在某个已经记不起来的晚上，她和我在圣塔马利亚闹翻

---

① 原文ITE为拉丁文，意为在祈祷结束时牧师所说的话：可以走了。

了。对此，我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更惧怕我那张警察局长的身份证，而不是贪图她弗雷依达。在海边餐馆里表示要提供而又不想兑现的东西。这是把戏；后来，凌晨的时候，弗雷依达发火了，她朝酒杯里吐了一大口唾沫，脸上上了妆，在站起身来出门去开车之前还向我微微一笑。当时是一辆奶油色的没有车篷的小巧的蒂提翁·波车牌的汽车。我们三个人一直亲热地坐在同一张桌子边。那个瘦弱和肮脏的年轻女子就留下来陪我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这个理由也是模糊不清的。

当我倚在阿根廷使馆的栅栏旁等候 125 路公共汽车的时候，早晨的清凉是在看护过程中、在第一次报复中最美妙的时刻，我意气风发，困意全无。更美的是那个雷雨交加之夏的早晨，泥泞的地上飘落下栗色的树叶，和煦的暖风迎面吹来，曾经是望族的显赫庄园和别墅内的参天古树发出畅快的簌簌声，模糊混沌的天空中云翳密布。

由于风和我都不完全相信我们在晚上所做的和看到的事情；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蔑视工作，调侃爱情、友谊、情感、人类虚伪的信念、短暂和遗留下来的信念。

虽然溽热难熬，但夜晚是平静的，一切规矩都一成不变地重演着。女婿，即上尉，和他的妻子是在 9 点来的，几乎就在女佣端着我的晚餐盘子刚走出卧室之后和我正在准备注射第一针的时候。

我熄灭酒精灯上的火焰，把针筒放进黑盒子内，拿起一本名为《维科的周期史观》<sup>①</sup>的书，又坐到椅上去。我宁愿在无人到场时才打针。夜间看护，弗雷依达说，金德罗斯又重复了

---

① 胡安·巴乌蒂斯塔·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